

目錄

《論語》導讀

學而第一	〇四五
為政第二	〇五七
八佾第三	〇七二
里仁第四	〇九〇
公冶長第五	一〇四
雍也第六	一二三
述而第七	一四一
泰伯第八	一六二
子罕第九	一七五

鄉黨第十

一九四

先進第十一

二一一

顏淵第十二

二三〇

子路第十三

二四七

憲問第十四

二六七

衛靈公第十五

二九五

季氏第十六

三一八

陽貨第十七

三三一

微子第十八

三四九

子張第十九

三五九

堯曰第二十

三七五

名句索引

三八〇

《論語》導讀

陳耀南

巨著寶典，影響時代；而哲思與偉人，也都是時代的產品。所以，論世然後知人，知其人、知其書，然後知其短長得失。《論語》的研習，也是如此。

一、釋「論」「語」

論語，兩個「言」旁的字，一本記錄言語、反映時代的儒學聖經，活現了孔子「言教」與「身教」，代表中國人貢獻給世界文化的倫理寶典。

讀了《論語》所記錄的孔子與及門高足言行，有志之士，便知道如徐復觀先生在《學術與政治之間》（甲集）所謂：「程文之外，另有學問；科第之外，另有人生；朝廷之外，另有立腳之地」（頁一四七）。有史以來，沒有人能成功否認：孔子是東亞文明的典範，中華文化之光；讓人見到這光的書，便是《論語》。

直言曰「論」，答難曰「語」——這是《周禮·春官·大司樂》賈逵《疏》引《說文》的講法。「論」是直接陳述，「語」是答覆詢問。《論語》邢昺《疏》，以「經綸世務」釋「論」，又等於「圓轉無窮」的「輪」。依此，有人主張據《說文》二徐本惟載「盧昆」切而讀平聲。不過，段玉裁說古無平去之別，趙翼《陔餘叢考》卷四說：「語者聖人之遺言，論者諸儒之討論也」，常時讀了去聲，也未為不通了。其實，研習《論語》，主要是在通義理、學為人，所以，語音與字義既都通轉，在此也不必多費筆墨了。

總之，這本把孔子自說和答人的話，連同附帶資料，編纂流傳的記錄，就稱為《論語》。

二、《論語》的時代

《論語》的時代，是周代文制動搖而價值重估的時代，是孔子出而百家隨之並興的時代。

《論語》表現孔子。孔子自覺的社會使命，是復禮興仁、撥亂反正，以處理「王綱解紐」的時代問題。繼起的那批思想家也有同樣的使命感，如後來《文心雕龍》所描述，他們「身與時外，志共道申」，於是開展了諸子百家時代，形成了以後二千多年的中華文化。

中華文化有史可據的第一個燦爛時期，就是春秋戰國那幾百年，政治上列邦競存，思想上百家爭鳴的世代。《漢書·藝文志·諸子略》承劉歆《七略》而論「諸子出於王官」，今人雖不盡從，其實也並非憑空設想。由於人性與時代條件，以管理知識為專利，以學術資料為禁嚮，自然是當時世襲掌權者——即所謂「貴人」、「君子」、「世族」——的必然做法。到爭奪戰亂而使貴族地位不保，特權崩壞，《莊子·天下篇》所謂「舊法世傳之史」的壟斷局面無可維持，學術就流入民間，才俊就紛紛興起了。淪落而有才有德的貴族，傳授學術以營生和栽培後繼者；不甘貧寒愚昧的平民，奮鬥學習以攀升社會階梯，為了榮身、為了華國、為了救世，他們紛紛努力，薪火相傳，於是推進了文化。由於社羣處境與個人才性的不同，自然有諸子百家的分別。到秦漢一變自古以來列邦並存而為帝國一統，政治上或強勢之合、而文化隨而定於一尊；或弱勢之分，而思想得以異葩耀采。二千多年來，由「先秦諸子」而「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乾嘉樸學」而現代的中西交流，相蕩相激。這樣，溯始探源，自然不能離開作為首要重鎮的孔子與《論語》。

諸子百家興於春秋，盛於戰國，合起來便是周朝的下半場——東周。自平王東遷（公元前七七〇年）到六國盡滅（前二二一年）這幾百年間，夏、商、西周二千多年來的貴族世襲封建政治逐漸動搖衰廢，代之以秦、漢以迄明、清又二千多年的君主世襲專制、郡縣中央集權，然

後進入民主共和的現代。生於春秋後期的孔子（前五五一年—前四七九年），所目睹耳聞的大動亂、大轉型，就是「王綱解紐」。

所謂「王綱」，就是王朝的綱紀；西周建政，行封建、立宗法、社會藉以維持、人心因而安頓的禮樂文化。所謂「解紐」，就是這種種的紐帶組織，崩壞鬆馳，於是社會動亂不息，人心普遍難安——怎麼辦？

作為開啓諸子時代的第一人，孔子主張：正名辨分，安定秩序，恢復與振揚西周建政的禮樂文化。

政治禮文的設計者、示範者，是孔子夢寐以求的姬旦——周公。周公旦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孔子所屬魯國的始祖。他伐商、東征，制禮作樂，建立和穩定西周王朝，不過，最值得想慕欽崇，還在於克制政治人物必然強烈的權力慾望，而遵守自己所參與訂定於世也應當制約於其中的那套秩序規矩。

勝利則驕狂，專權則縱濫，人情大都如此。不過，人性也有高貴難得之處，就是：理智清明以自警自制，宅心仁惠以愛眾安民。孔子之敬慕周公在此，《論語》之垂教後世也在此。周公所言所行，見於《尚書》中最可信的《周書》各篇。不論對周國臣民、友邦之君，抑或殷商遺族，周公都反覆叮嚀，諄諄告誡，總不外申說小周之能代大殷，都是天命與天意之歸於有德；如果承命者也失德，照樣會重蹈殷亡之鑒。所以有國者必須勤政愛民、修身立德。這種省勉訓

誠，代表一種新的時代共識，就是：要保持憂患意識，要知道「天命靡常、有德居之」，別讓勝利衝昏了頭腦。於是，在周公領導之下，他們就努力以表現人本人文的禮樂制度，代替前朝所特別看重的——甚至可以說「偏重」的——幾乎無日不做的宗教獻祭。殷商敬祀，周人尚文，時代精神是不同的。

殷商即使在盤庚遷都之後，遊牧漁獵仍然是重要生產方式，西方的周，國雖未大，土地農耕已較先進。滅商之後，就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理念，進一步以具體嚴密的政治策略封土建國，來安養同姓親族，酬庸異姓而立大功的臣屬，和為數較少的前代帝王之後，以及原先存在而不得不封的盟友部族。同姓異姓各國間雜而居，以利通婚與制約。爵位軍力都有規定。僅次於王的公爵尊而極少，以下侯伯子男四等以侯為尚，所以稱為「諸侯」。周王稱為天子，有事則諸侯勤王，喪德敗政，則天王號召各國共討。國君之下，卿、大夫立家，各有采邑，提供財賦與武力。貴族最基層的士，則承上級之命以臨民為治，若有失職，可遭廢黜。廣大的庶民，就耕織製作以至簡單商業以事貴族，命亦繫之。此之謂「封建」。

農耕安土定居，宗族鄉里家庭組織亦遠較遊牧穩固。各國之間以至君臣上下，皆異姓為婚以繁衍後代。君長繼承，亦不再兼行「兄終弟及」而一律「父死子繼」——而且盡量是嫡長子，以安天命而減紛爭。嫡庶長幼，因此必須嚴格分別。嫡長子是「百世不遷」的「大宗」，其餘則是「小宗」，五世親盡而遷，另開支派，自為大宗，以後再開若干小宗，這樣一路廣遠地繁

衍下去。此後三千多年，自天子以至庶民，都是如此。此之謂「宗法」。

「宗法」與「封建」兩種制度交織，用親情、血緣、親疏、利害為基礎，制定輩份、等級種種關係，就構成西周建政推行的禮文。一切從個人生命最先的依靠——父母兄弟——開始。《論語》首篇章章記有所謂「孝悌」是「仁之本」，次篇孔子引《尚書》記「孝友」即所以「為政」。這樣，由家而國而天下，以天子為永遠的、最高的地主、最大的族長，領導王朝萬邦，人人各安其位，一切井然有序，加上農業生產發展，於是有周初的「成康之治」和稍後的和平安定之世。所以，孔子雖是殷人之後，也稱讚說：「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論語·八佾》）——就是說：周以夏商二代為鑒戒，修正、改善、建立了種種文化禮制，於是一切都上軌道，一切都美好！

可能不美的是世事與人性。世事常變，而人性不改。人性有「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論語·里仁》）——道德自覺的一面，更有「見富貴而爭先、見掠奪而恐後」——動物的一面。以「宗法」而論：親情有厚薄，關係有親疏，為長上者資以服眾的才德勢位有高下；以「封建」而論：土地有肥瘠、疆域有大小、人民有眾寡，基礎本來就已難平。天時不定、地利不均、人力的慾望與智思勤惰不齊，列國以至卿大夫（其實可說是所有人）之間隨着生產的發達，貧富強弱的差距必然越來越大。大到禮法制約不來，既定的秩序便不能維持，大侵小、強凌弱、眾暴寡、智欺愚，種種亂象就越來越多了！《禮記·禮運》篇視為比亂世好得多的「小康」

之治，也是「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本來也是出於自然而保障於法律、視之為當然的「私」；那個時代，又遠遠未想到由長期血的教訓而培育成功的「民主憲政」這個迄今為止最好的想法和辦法，又怎能防範、制裁、消弭由另一部份人性而來的、更強烈、更原始的貪求與爭奪呢？

周康王之後，昭王經略南方不返，可能是被當地人沉舟而謀殺之於江上吧。穆王遠遊四方，留下不少神話，跟着厲王無道，監諉以壓制輿情，結果發生民變而被逐。周召二公共和行政之後，宣王號稱中興，周室威德仍然未足服人，繼任者幽王又無道，廢申后而寵褒姒，烽火戲諸侯，結果被申侯與犬戎聯攻，諸侯不至，於是死於驪山之下，鎬京殘破，平王東遷洛邑，開始了東周。

這時，列國因兼併而疆域日大、數目漸減，周則直轄王畿相形見绌、成勢更墮。其始，鄭國勤王有功，莊公初成小霸，即竟與桓王戰而射之中肩，已視同諸侯。到楚興於南，甚至北上而問鼎輕重，有志取代。齊桓公應時而起，用管仲之策，官山府海，以漁鹽農礦充裕國力，以尊王攘夷令諸侯，首為盟主以開霸政。死後內亂，國勢稍衰，宋襄公欲繼之而敗。跟着，晉以北方之強，文公北併羣狄，東阻秦穆，南敗強楚，霸業為春秋之最。其後楚亦敗晉而稱霸，兩強纏鬥，互有勝負，眾國依違其間，鄭的處境尤難，賴有名相子產賢能，內政外交，揚聲國際。宋向戎以戰頻民苦，倡「弭兵」之議，而干戈終不能息。這就是孔子青少年時的世局。到

稍後吳越爭雄，就已入春秋末期了。

《春秋》本當時列國編年史之通稱，孔子據魯史所記編為教本，於是亦成所記上起魯隱公元年（前七二二年）、下迄哀公十四年（前四八一年），凡二百四十二年的時代之稱。司馬遷《史記·自序》承《淮南子》、董仲舒等說在此期間，諸侯各國「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時世之動盪、百姓之痛苦可知。周初封國四百餘，服國八百餘（《呂氏春秋·觀世》），到春秋晚期，大小諸侯減到一百以下。後來再到戰國，只剩七雄，事態的必然發展，明顯地趨向統一，孟子就清楚肯定地如此說（《孟子·梁惠王上》）。不過，他想不到最後竟然統一於最殘暴善戰的秦，更無論在他之前百多年、想保持秩序不再壞下去的孔子了！

為時代、為人類而焦心苦慮的人，也不只孔子。衛大夫石碚勸諫莊公：「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是所謂「六順」；「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是所謂「六逆」；如果「去順而放逆，招禍必速」（《左傳·隱公二年》）——結果是：「弗聽」——不信邪！忠言逆耳，明知故犯的人，為數又豈少呢！

逆而不順，從個人到國家都必然戰爭。戰爭靠臣下出力賣命，自然論功行賞。到賞不勝賞、「尾大不掉」，功高權重勢大者控制了財富與人民，臣下就必然由「震主」而「代主」了。春秋與戰國之間，震動當時的天下大事：「三家分晉」、「田氏篡齊」，實在是理有固然、事有必

至。在此之前，孔子所深深慨歎：

「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

「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論語·季氏》）可說是歷史的總結，也是歷史的預警。

以當時的魯國而論，政權實操於「三桓」，亦稱「三家」（不是後來分晉的那三家）。魯桓公除嫡長子繼為君主外，又有仲慶父、叔牙、季友三子，下開「仲孫」（又稱「孟孫」）、「叔孫」、「季孫」三家，自宣公九年（前六〇〇年）起，輪流為執政之卿，其中季孫一族（簡稱「季氏」）為時最久，勢力最大。但三桓實權，又漸下移於家臣之手。層層上逼，逼得號稱一國之君的魯侯形同傀儡，寢食不安，時時恐慌被害，也刻刻伺機回擊，於是情況日劣，兩敗俱傷，其他各國情況亦似。只有秦用商鞅變法，中央集權（「強公室」），削減私家武力（「杜私門」），卒之盡滅六國，廢封建而行郡縣，這更是孔子所夢想不及了。到這時，經過一傳以至若干傳弟子的補充增訂，作為孔子言行記錄的《論語》，也已編成了。

《論語》是首創的民間私修之書，正如孔子是最卓越的私人辦學之始。如前所說，夏商西周以來學術，本屬王官專守、貴族所習；到封建崩壞，一批又一批貴族流落民間，他們之中的有學有志者，出其所以自養，甚至培訓後起，於是學術就漸漸流入民間了。沒有人可以查考誰

是如此作為的第一人，不過，最先開風氣、最有超卓成就、最廣受敬愛、久被尊崇的，肯定是孔子。

三、孔子生平與及門弟子

「孔子」是二千多年來世人對他起碼的尊稱。

自稱其名：「丘」，人稱其字：「仲尼」。

有人私底下、甚至公然稱他「孔老二」，表現了輕薄與不服氣——甚至嫉妒、狂妄、不知地厚天高。

孔子，一位失敗的周文維修者；一位成功的全人、全民教育創始者；一位永受尊崇的人性發現者。

孔子是人，所以不可愚昧地、別有用心地神化。

孔子是三代禮樂的承傳者，中華文化的集成與教導者，所以，應當平心研孔，不該無知地醜孔、狂妄地詆孔。

學而第一

本篇導讀

《論語》一書共二十篇。各篇的命名並沒有特別的用意，只是選用該篇開始的兩三個字作為一篇的題目，這種類型的篇題在先秦時代的典籍中比較常見。《論語》全書二十篇中以「子曰」起首的有七篇，因此這些篇的篇名就選用「子曰」之後的兩三個字，以便相互區別。

「學而」篇可分為十六章。包括孔子語錄九章，有子三章，曾子兩章，子夏、子貢各一章。內容涉及學習、為人和修養道德等方面，也有一些論政的語錄。包括「學而時習」的學習方法，孝弟為本的仁學基礎，不斷反省的進德手段，節用愛人、使民以時的治國手段，先道德後文化的學習進程，「無友不如己者」的交友原則，過則能改的君子氣度，「慎終追遠」的行孝規定，「溫良恭儉讓」的行己作風，安貧樂道、敏行慎言的君子之德，推己及彼、舉一反三的治學能力等。

讀此篇即可初步了解孔子作為教育家、思想家和政治家的多重身份。

子曰¹：「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注釋 1 子：古代對男子的尊稱。《論語》一書中「子曰」都是孔子所講的話。

2 說：同「悅」，高興、愉快的意思。

譯文 孔子說：「學了，然後按時實習，不也是很高興的嗎？有志同道合的人從遠方來相會，不也是很快樂的嗎？別人不了解自己，自己並不生氣，不也是君子嗎？」

賞析與點評

《論語》開篇，首標「學」、「習」，誠是孔子反覆講述的要義。孔子多次提到，有生而知之者，有學而知之者，並稱自己也是學而知之者。聖人猶需學，普通人怎麼可以不學？「習」本義為雀鳥學飛，所以應該重視實際經歷，非一般所解讀的溫書而已。

有子曰¹：「其為人也孝弟²，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注釋

1 有子：孔子弟子。姓有，名若。《論語》中記載孔子弟子時一般稱字，只對曾參和有若尊稱為子，據此有很多人認為《論語》一書是曾參和有若的弟子記錄而成的。²弟

(三)：同「悌」，遵從兄長。

譯文

有子說：「為人孝敬父母、尊敬兄長的，卻喜歡冒犯上級，這種人很少。不喜歡冒犯上級，卻喜歡造反作亂，這種人從來也沒有過。君子致力於根本性工作，根本確立了，正道就隨之產生。孝敬父母、尊敬兄長這些內容，大概就是施行『仁』道的基礎吧。」

子曰：「巧言令色¹，鮮矣仁。」

注釋

1 令色：好的臉色。這裏指假裝和善。

譯文

孔子說：「花言巧語、面貌偽善的人，仁德是很少的。」

賞析與點評

孔子認為「仁」是人之所以為人的真實本質。孔門固然有「言語」一科，也重「文」，但

那皆是行有餘力而後修習的，基本傾向是重「質」、貴誠而賤偽。現代人，講究言語動聽、交際廣泛，不能不體察根本。

曾子曰¹：「吾日三省吾身²：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注釋

1 曾子：孔子弟子。姓曾，名參，字子輿。2 三省 (xing)：多次反省。

譯文

曾子說：「我每天多次自我反省：替別人謀劃事情是否盡心竭力呢？與朋友交往是否誠實相待呢？老師傳授的學業是否認真複習了？」

賞析與點評

曾子善反省，終生不懈。他一天之中，就要多次反省自己。後世儒家大力發揮「盡心」「誠意」之說，也是強調先修己而後放之四海。如果我們能常常坦誠、懇切地追問自我，後悔的事情估計就很少了吧。

子曰：「道千乘之國¹，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²。」

注釋

1 道 (dào)：「導」的古體字，治理。千乘 (shèng)：古代用四匹馬拉的一輛兵車稱為一乘。春秋戰國時代，國力的強弱以該國所擁有的兵車的數量來計算。孔子生活之世，「千乘之國」已算不上是諸侯大國了。² 以時：按時，這裏指不違背農時。

譯文

孔子說：「治理擁有一千輛兵車的國家，就要嚴肅認真地對待工作，言而有信，節約用度，關愛百姓，不在農忙時節役使百姓。」

學文。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

譯文

孔子說：「年輕人，在家就要孝順父母，出門在外就要尊敬兄長，行為謹慎，言語有信，博愛眾人，親近仁者。這些都做到之後還有餘力的話，就去學習文化。」

賞析與點評

儒家之教，道德教育在一切之先。孝、悌、信、仁，由近及遠，一一實行，再學學「文」，那就可算是文質彬彬一君子了。

子夏曰¹：「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²；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注釋

1 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字子夏。2 致：給予，獻出。

譯文 子夏說：「看重實際的德行，尊崇才德，代替了戀慕容顏。侍奉父母要竭盡全力，服務君主要奉獻自身，與朋友交往要說話誠實有信。這樣的人，雖然說沒有學習過，我也一定說他學習過了。」

賞析與點評

儒家之學，重本不重末，重實踐而非僅僅重「學」之表象。故子夏云，能盡孝、盡忠、有

信，便有學之實。世上許多人，恐怕是「雖曰已學，吾必謂之未學矣」。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¹。主忠信²，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注釋

1 固：固執己見。2 「主忠信」以下三句與前兩句意思不相連貫，又見於《論語》章，疑是錯簡重出於此。

譯文

孔子說：「稱得上君子的人，如果不莊重就沒有威嚴，知道學習就不會自以為是、頑固不化。恪守忠誠信實的道德要求，不與道德上不如自己的人交往，有了錯誤就不要怕改正。」

曾子曰：「慎終，追遠¹，民德歸厚矣！」

注釋

1 終、遠：曾子以繼承和傳播孔子有關孝道的思想聞名。這裏的「終」、「遠」分別指

長輩喪亡之事和對於遠祖的祭祀。

譯文

曾子說：「恭敬慎重地辦理父母的喪事，虔誠靜穆地追祭歷代的祖先，老百姓的道德就會趨向敦厚了。」

子禽問於子貢曰¹：「夫子至於是邦也²，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注釋

1 子禽：陳亢 (Kang)，字子禽。子貢：孔子弟子，姓端木，名賜。2 夫子：古人對於做過大夫的男子的敬稱。孔子曾是魯國的司寇（掌管刑獄的官員），所以他的學生稱他為夫子，後來沿襲成對老師的稱呼。在一定的場合下，又可以專指孔子。

譯文

子禽問子貢說：「夫子每到一個國家，一定能夠聽到那個國家的政治狀況，是求教得來的呢？還是人家主動告訴他的呢？」子貢說：「先生溫和、善良、恭敬、謹慎、謙讓，是憑着這些德性得到的。先生求取的辦法，大概不同於別人求取的辦法吧？」

子曰：「父在，觀其志¹；父沒²，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譯文〕

1 其：指代父親還是兒子，歷來有不同說法，這裏取「子」之意。2 沒(mò)：死去。

〔譯文〕

孔子說：「父親在世的時候，要觀察兒子的志向。父親去世之後，要觀察兒子的實際行動。如果能夠三年不變父親傳下來的正道的話，就可以說是盡孝了。」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譯文〕

有子說：「禮的施行，以和諧為美。前代君王的治道，最可貴的地方就在這裏，大小事都遵循這個道理。如果有行不通的地方，只是知道和諧為貴的道理而一味追求和諧，不懂得用禮來節制的道理的話，也是行不通的。」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

宗也¹。」

注釋

¹ 宗：尊重，推崇而效法。

譯文

有子說：「許下的諾言如果合乎義的話，這樣的諾言就是可以遵循實踐的。恭敬的樣子如果合乎禮的話，就能夠避開恥辱。依靠的人中不缺少關係深的，也就可靠了。」

|| 1.14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¹，可謂好學也已。」

注釋

¹ 就：靠近。正：匡正。

譯文

孔子說：「君子，吃飯不貪求滿足，居住不貪求安逸，做事勤敏，說話謹慎，求教於有道德的人來端正自己，這樣就可以說是好學的了。」

賞析與點評

古之君子重道，不以滿足肉體本能為人生理想，今之君子何如哉？雖然世易時移，人們的價值取向不再單一，不過保留一些形而上的追求總是有益的。

子貢曰：「貧而無諂¹，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²，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注釋 1 諂(chǎn)：巴結，奉承。2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詩經·衛風》中的句子。這裏

比喻治學、修身要精益求精。

譯文 子貢說：「貧窮卻不諂媚，富有卻不驕縱，人能做到這些怎麼樣呢？」孔子說：「可

以了。但是不如貧窮卻能怡然自樂，富貴卻能謙遜好禮。」子貢說：「《詩經》裏說：『像雕琢玉器一樣，切割、磋治、雕琢、打磨』，大概就是說這類反覆修治、精益求精的事吧。」孔子說：「賜呀，可以和你討論《詩經》了。告訴你一件事，就可以推知另一件事。」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譯文 孔子說：「不擔心別人不了解自己，擔心的是自己不了解別人啊！」

賞析與點評

「沒有人理解我」似乎是古往今來青年們的共同心聲，孔子也常常聽此抱怨，《論語》裏遂常見夫子教導學生：不要擔心不被了解，應該先去了解別人，或者應該學習並掌握被別人認可的德行、能力等等。